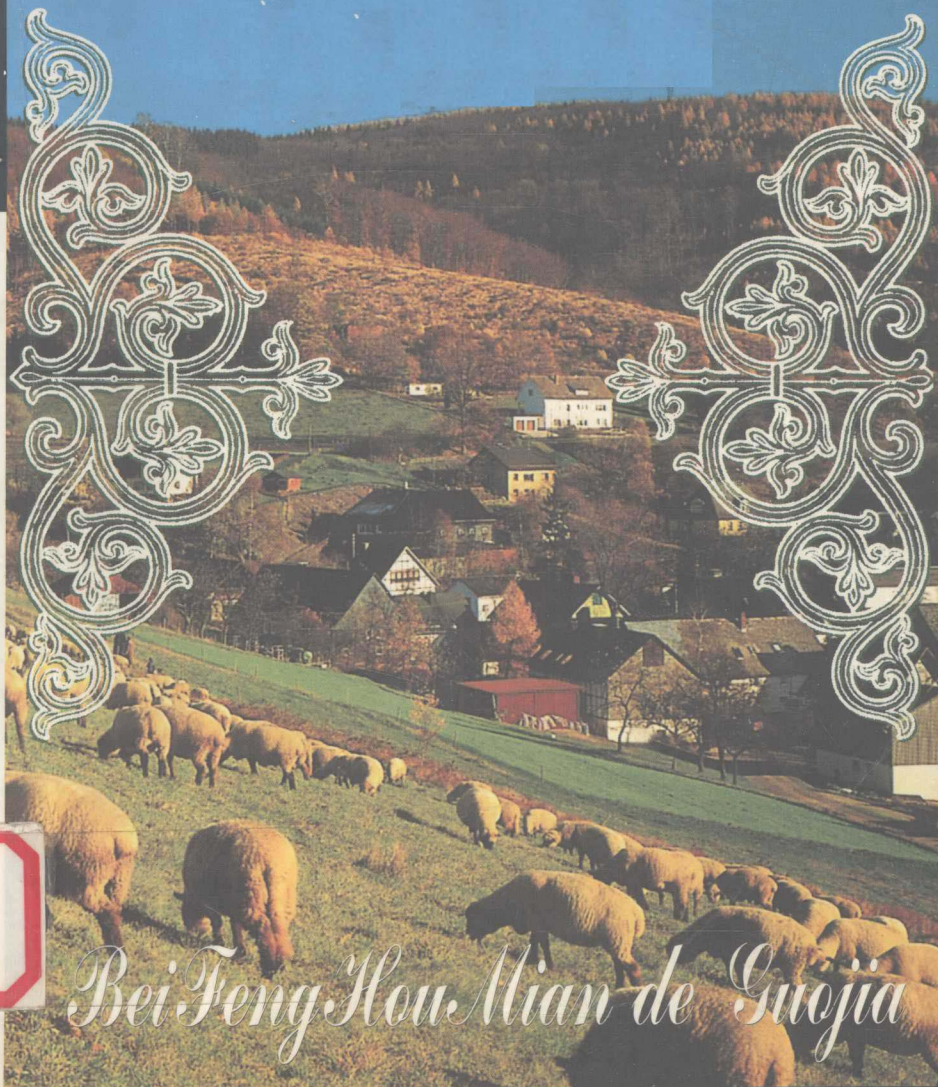


BeiFengHouMian de Guojia

[英] 乔治·麦克唐纳

北风后面的国家



Bei Feng Hou Mian de Guoj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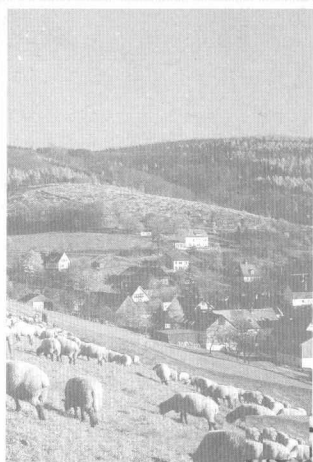
BeiFengHouMian de Guojia

南海出版公司

[英] 乔治·麦克唐纳

北风后面的国家

于雪桐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风后面的国家／(英)麦克唐纳著；于雪桐译．－3版．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1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朱自强主编)

ISBN 7-5442-0864-8

I . 北… II . ①麦… ②于… III .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524 号

北风后面的国家

主 编 朱自强

责任编辑 温玉杰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3 版 2000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10001～18000

书 号 ISBN 7-5442-0864-8/I·156

定 价 10.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 一 章	干草垛	1
第 二 章	草地	11
第 三 章	老戴尔蒙德	16
第 四 章	北风	25
第 五 章	花窖	34
第 六 章	在暴风雨中	44
第 七 章	大教堂	50
第 八 章	东窗	58
第 九 章	去北风后面的国家	62
第 十 章	在北风后面的国家	76
第 十 一 章	返乡	80
第 十 二 章	圣地维斯之遇	86
第 十 三 章	海滨	89
第 十 四 章	老戴尔蒙德	103
第 十 五 章	马房	106
第 十 六 章	重新开始	110
第 十 七 章	继续努力	120
第 十 八 章	酗酒的马车夫	127
第 十 九 章	朋友	132
第 二 十 章	学识字	139
第 二 十 一 章	南妮	148
第 二 十 二 章	雷蒙德先生的谜语	156
第 二 十 三 章	笨鸟先飞	159
第 二 十 四 章	勤快鸟	164
第 二 十 五 章	戴尔蒙德的梦	173

第二十六章	走对了路·····	182
第二十七章	儿童医院·····	187
第二十八章	小阳光公主·····	192
第二十九章	红宝石·····	208
第三十章	南妮的梦想·····	215
第三十一章	刮起了北风·····	228
第三十二章	戴尔蒙德和红宝石·····	232
第三十三章	前途光明·····	238
第三十四章	在乡下·····	248
第三十五章	结识戴尔蒙德·····	252
第三十六章	问北风·····	264
第三十七章	重返故土·····	273
第三十八章	在北风后面的国家·····	280

第一章 干草垛

我曾经被邀请给你们讲述一个关于北风的故事。一位希腊老作家曾经提到过一个民族：他们住在一个环境恶劣的地方，再也不能忍受凛冽的北风，于是离开了他们的家园。我要讲的故事可不尽相同，我认为哈罗德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好处。我要给你们讲述的是曾经去过那个地方的一个男孩的一段经历。

他住在一个马车房上面的一间低矮的小屋子里，无论怎么讲，这地方也不是最冷的地方，就像他妈妈认为的那样。房子的一面墙是木板做成的，木板旧得可以用削铅笔的小刀划出个小洞来，那时可千万不要将小刀拔出，否则风就会像一只捉老鼠的猫，“嗖”地钻了进来。不久你就会明白，这间小屋还不是最冷的地方，因为寒冷的北风平日里刮得不凶时，这间小屋还不是特别冷。

但是，除了在夏日里暖煦的阳光的照耀下，平日里的小屋总是让人觉得很冷，所以我不得不时常修补它。实际上，我不敢肯定它是否还称得上是一间屋子。其实，它就是一个马料棚，那里堆满了喂马用的干草、稻草和燕麦。当小戴尔蒙德——哦，等一等，我必须跟你们说他的父亲，一位车夫，是按照他心爱的马儿的名字给他取的名字。她母亲也没反对，因为小戴尔蒙德刚生下时就能听到楼下马儿一口口嚼草料的声音，或者是马儿在睡梦中，马蹄拍地的声音。小戴尔蒙德的父亲为他在阁楼做了一个有木板围着小摇床，在马车房上他们拥有的空间是有限的。戴尔蒙德父亲把马拴在他的马厩下面的马厩里。老戴尔蒙德是个安静的动物，从不站着睡而是像人一样躺着睡，尽管它是个有着惊人的理智的动物，当小戴尔蒙德半夜醒来感到小床被北风吹得摇晃时，他禁不住想知道风是否会把房子刮倒，那样的话，他就会从屋顶摔到马厩里，老

戴尔蒙德也许会在即将吃光他的草料的时候,才会发现穿着睡袍的是它的小主人。尽管马儿整夜都会很安静,然而一旦醒来,它站起来的那一霎那就会像是发生了地震,那时小戴尔蒙德就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或是至少知道下一步该做的是再次上床睡觉,尽快进入梦乡。

从头到脚,成捆成捆的干草一直堆到了屋顶,可看起来,有时只需绕过几个弯就会绕过草垛来到他的小床上。草垛总是像海水一样有涨有落,忽高忽低,有时从小阁楼的屋顶上的小格玻璃窗可以看到整块天空,有时会被隔有半码远的发出甜甜香味的黄草墙挡住他的视线。有时妈妈帮他脱掉衣服后并告诉他自己跑到床上去时,他会爬进干草垛里,躺在那儿想:外面有多冷,风有多大,而屋里他的小床又是多么温暖,并且 he 可以随时高兴地钻进被窝里。只有开始感觉到有些冷时,他才会越来越感到床的温暖,直到最后爬出干草垛,箭一般地爬到床上盖上被子,舒舒服服地蜷伏在被窝里,想着自己有多么快乐。他甚至没有意识到夜里风从墙上的裂洞处吹进来,床后是一尺厚的木板墙,而墙外是寒冷的北风。

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些木板已发软,又容易裂,木板墙外面涂有沥青。与其说它们是木板,不如说它们像油布。当沥青老化脱落后,小戴尔蒙德终于发现,一天晚上,当他躺下后,木板之间出现了一个裂洞,寒风毫不留情地吹了进来。他不喜欢风把本来放得很有条理的东西吹得乱七八糟,于是再次从床上跳起来,拽了一小把草,团成一团儿用绳扎起来,像塞塞子一样堵在裂洞里。风开始怒吼起来,当戴尔蒙德睡着时,风“嗖”的一下把“木塞”吹到他的脸上,把他从睡梦中唤醒。风儿吹着口哨从墙洞中呼啸而至,他急忙找到那个草塞,把它用力塞在小洞中。风又把它鼓了下来,打在他的面颊上,他再次起来,重新用干草做了一个塞子,狠狠地塞进小洞里。又是“啪”地一声,塞子打在他的前额上,他几乎摔倒,无可奈何地把塞子扔到一边,用衣服蒙住头躺下。不久,传来

了小戴尔蒙德的鼾声。

第二天风还是很大，戴尔蒙德却把昨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忙着在炉火旁用一把破椅子、一个三条腿的凳子和一条小毯子搭成个小棚，然后就躺在里面。他妈妈用几张牛皮纸把小洞糊了起来，因此当小戴尔蒙德第二天晚上舒服地蜷曲在床上时，他就再也想不起那个小洞了。

现在他抬起头，听到好像是谁在跟他说话。又起风了，风声很大，到处都是风“嘘嘘”吹过的声音。他敢肯定有人在说话，而且离他很近，但是他并不害怕，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坐了起来，侧耳倾听，终于听清了，声音是从床后传来的，那声音温柔而略带怒气。他向床边爬去，把耳朵贴在墙上，除了风的呼呼声什么都没有听到。就在他把头离开墙的那一刹那，耳畔又响起那个声音。他用手在墙上胡乱摸了几下，碰到了妈妈糊在墙上的那几张牛皮纸。他又把耳朵贴了上去，声音更大了，原来是风把牛皮纸的一角吹开了，像张开的嘴，声音由此传了进来。

“你干什么把我的窗子关上了？”

“什么窗户？”小戴尔蒙德问。

“昨天晚上，你用干草把我的窗子堵了三次，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把它吹掉。”“你指的该不是那个小洞吧，那可不是什么窗户，那只是一个洞。”

“我没说它是窗户，我说它只是我的窗户。”

“可是小洞不可能是窗户，因为窗户是用来向外看的。”

“对呀，这正是我为什么要开这扇窗子的原因。”

“但是你在外边，你不需要窗户。”

“这你就大错而特错了！你刚才说窗子是用来向外看的，外边就是我的世界，我需要窗子向里看。”

“可是你却把窗子开在了我的床上。”

“是的，你妈妈在我的舞厅里开了三扇窗户，并且你还在阁楼

开了三扇小窗户。”

“我听说当妈妈想让爸爸在墙上开窗户时，爸爸说那是不合法的，因为那正对着戴维斯先生的花园。”

那个声音笑道：“法律不能把我怎么样。”

“不过，你知道，如果法律是不正确的，”戴尔蒙德说，“那么，无所谓，不遵守就是了。”

“我高于那些法律。”这个声音说。

“你一定有一个很高的房子了。”戴尔蒙德说。

“是的，一个高高的房子，连云彩都容得下，亲爱的。”

小戴尔蒙德想了一会儿说：“我想，既然你想在我的床上开个窗子，你为什么不把它开在戴维斯先生的床上呢？”

“没有人想推开窗户就看见不想看的东西。”那个声音非常难过地说，“我想从我的窗子看见美好的事物。”

“他的床肯定要比我的好得多，虽然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床比我的更好。”

“我关心的可不是床的好坏，而是通过窗户看到的景致，你开开那扇窗子就行了。”

“妈妈说，我不应该不满足了。可是床上有个洞，让我满足也太难了。你看，要是我不堵那个小洞，北风正好吹到我的脸上。”

“我就是北风。”

“哦！哦！”小戴尔蒙德若有所思地说道：“那么你得答应我，如果我把窗户开开的话，你可别把风吹到我的脸上。”

“我可保证不了！”

“那么你会让我牙痛的，妈妈的牙痛就是因为风吹的。”

“对我来说，没有窗户情况会如何呢？”

“我发誓，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我牙痛比你没窗户要糟糕得多。”

“不，不会是那样的，情况不会那么糟糕。我向你保证：如果你

相信我说的话,按我说的做,那么情况就会好得多。”

“是的,我只能把衣服盖在我的头上。”小戴尔蒙德说。突然他感觉到手指肚一阵刺痛,原来是被张开的牛皮纸边缘划破了。

寒风呼啸着袭来,吹到小戴尔蒙德裸露的胸膛上。他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被窝。现在,在他和那个声音之间可没有纸隔着,他觉得有点儿——准确地说不是害怕,而是觉得非常奇怪——我跟你们说过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小戴尔蒙德想,这个北风真是奇怪的人,她居然把外边叫做房子,还把窗子开在别人的床上。他又听见了那个声音,即使他还蒙着头也听得十分清楚。声音虽然比刚才大了许多,但依然很温柔,而且像妈妈的声音。

“小男孩,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声音问道。

“戴尔蒙德。”小男孩在被窝里答道。

“多滑稽的名字!”

“这可是个好名字。”小戴尔蒙德反驳道。

“我可不晓得这是个好名字。”那个声音说。

“可我这样认为。”小戴尔蒙德礼貌地回击了一句。

“你知道你在跟谁讲话吗?”

“不知道。”小戴尔蒙德说。

他确实不知道,因为他虽然知道那是北风,但却不知道北风是谁。

“那我就不必跟你生气了,你最好还是看看我究竟是谁。”

“戴尔蒙德是个很棒的名字。”小男孩坚持说。他感到很沮丧,他的解释不能让北风满意。

“戴尔蒙德是匹没有用的马。”

“那可不是真的,戴尔蒙德非常强悍,晚上从来不吵闹,难道你没听到,早晨它用四只大腿站起来时,响声如雷吗?”

“你好像不知道戴尔蒙德是什么。”

“哦!我不知道吗?戴尔蒙德是匹非常好、非常棒的马。它就

睡在我下面。它叫老戴尔蒙德,我叫小戴尔蒙德。要是你愿意这么叫的话,因为你是个特殊人,北风先生,你可以叫他大戴尔蒙德,叫我小戴尔蒙德,我不知道我父亲喜欢我俩中的哪一个。”

一阵悦耳的声音传来,洪亮,但却非常温柔,而且富于乐感,听起来好像是从他后面的什么地方传来的,小戴尔蒙德仍然把头埋在被窝里。

“别叫我北风先生。”

“是你告诉我的你叫北风。”小戴尔蒙德坚持说。

“我没说北风先生。”

“但是我却得这么叫,因为妈妈告诉我应该对人有礼貌。”

“那么让我告诉你,我不认为你叫我先生就是有礼貌的。”

“哦,很抱歉,我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更礼貌。”

“你应该知道,让我来告诉你,你总不能说头藏在被里躺着跟我说话是礼貌的吧。你也不抬头看看跟你说话的这个人是谁,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出来。”

“我想睡觉。”小戴尔蒙德几乎要哭了。他不想受到训斥,即使是在他犯错误的时候。

“你最好明天晚上再睡。”

小戴尔蒙德说:“你在戴维斯先生的花园里,我不能去那儿,我只能在我自己的后院里。”

“你能不能把脑袋从被窝里伸出来。”那个声音有些略带怒气。

“不。”小戴尔蒙德既倔强又害怕地回答道。

话音刚落,一股强风就把墙上的木板吹开了,吹落了小戴尔蒙德的被子,他惊奇地坐了起来,怕极了。他后面是一张女人的脸,大大的,美丽而苍白。一双黑眼睛,略带怒色,好像要喷出火来。她上嘴唇微微的一动,使她看上去好像要哭的样子。最令人好奇的是,她的头发随风飘动,以至于草垛后的黑影,看起来也像是头发。当小戴尔蒙德惊奇地看着她一言不发时,她心里充满自信,小

男孩已被她的美貌吸引了。她的头发又重新从黑暗中收拢到背后，披在肩上，美丽的脸庞就像是云中探出头的月亮，小戴尔蒙德只有借助于她眼睛中发出的光才能看到她的脸和头发，这就是他所见到的一切。风住了。

“现在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你这个小戴尔蒙德。很抱歉我被迫那么粗鲁地对你！”女士说。

“我愿意，是的，我愿意。”小戴尔蒙德说着张开了双臂，接着又把手放下说，“我怎么去取我的衣服？他们在妈妈的屋子里，而门又锁着。”

“哦，别担心衣服的事，你不会冷的。我会照顾你的，和北风在一起，没有人会觉得冷。”

“我想每人都会觉得冷。”小戴尔蒙德说。

“那你可大错特错了，大部分人都这样认为，然而他们冷是因为他们没真正和北风在一起。”

如果小戴尔蒙德再大一点儿，晓得自己很聪明的话，他会认为这位风女士是在跟他开玩笑。但是他还太小，还不太懂事，因此就十分相信她说的话。他又一次地张开双臂，北风的脸向后退了一点。

“跟我来，小戴尔蒙德。”她说。

“好吧。”小戴尔蒙德有点沮丧地说。

“你难道不怕吗？”

“不，夫人，妈妈从来不让我不穿鞋子就出去，但她从没说穿不穿衣服，所以我敢说她会介意的。”

“我很了解你的妈妈。”北风说，“她人很好，我经常去看她。她生你时我就在场。我见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我很喜欢你的妈妈，小戴尔蒙德。”

“那么夫人，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呢？另外我叫你夫人可以吗？”



“我一次只回答一个问题，可爱的男孩，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知道你对自己的名字是怎么看的。你难道不记得了吗？那天那个人挑剔你的名字时，我是怎么把窗子吹开的吗？”

“是的，是的。”戴尔蒙德说，“我们的窗户就像一扇门大开着，正对着马车房的门，是风——夫人，你进来了，把那个人手里的《圣经》吹到地上，书页在风中像鸟儿的翅膀一样不断抖动着，落在地上，妈妈把已被吹开的书拾起来递给那个人。那上面……”

“是不是《圣经》上有你的名字——教皇胸膛的第六颗钻石？”

“哦，一块小石头，是吗？”小戴尔蒙德说，“我原以为它是一匹马呢？我确实这么想的。”

“别介意，有时马比钻石好。好啦，你已经知道我很了解你和你的妈妈了。”

“是的，我会跟你走的。”

“现在我回答下一个问题，你别叫我夫人，你一定要叫我自己的名字。你知道，这样礼貌些，就叫我北风好了。”

“好的，北风。你是那么美丽，我非常愿意跟你一块走。”

“你不要相信美丽的东西，然后就跟它走。”

“但是美丽终究不是坏事，你不坏，北风，不是吗？”

“是的，我不坏。可是有些时候美丽的东西也会变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坏事就会使他们不美丽。所以，小孩子不要只是因为他们美丽就跟他们走，这样会犯错误的。”

“好吧！我跟你走是因为你不仅美丽而且善良。”

“还有一件事，小戴尔蒙德。如果我长得丑陋却没做坏事；我自己长得丑，是因为我把丑的东西变得美丽了，那时你会怎么办？”

“我听不懂，北风。你告诉我说该怎么办？”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如果我的脸变得黑了，你别害怕。如果你看见我像只巨大的蝙蝠一样煽动着翅膀，覆盖了整个天空时，你别害怕。如果你听到我发怒时比史密斯的妻子比尔夫人更凶

时,甚至你看到我向别人的窗子里张望,像花匠的妻子艾文·德拉伯夫人那样时,你一定要相信我在做我该做的事。不,戴尔蒙德,如果我变成了一条蛇,或是只老虎,你也一定不要松开抓着我的手,因为如果你一直抓住我的话,我不会松开手不管你的。那时,如果你一直抓住我,即使当你看我根本不像北风的时候,你也会知道我是谁。我可能会变得非常可怕。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小戴尔蒙德说。

“那么过来吧。”北风说完就消失在高高的草垛后了。

小戴尔蒙德爬出被窝,紧跟着风儿走了出去。

艾文·德拉伯

草料

第二章 草地

当小戴尔蒙德在干草垛的拐角处徘徊时，他犹豫了一阵，很显然，他应该从楼梯下来到门口，而楼梯在阁楼的另一面，已被北风的头发遮住了，看上去漆黑一片，就像刚才北风没来的时候那样，而他身边有个梯子一直通向马棚。小戴尔蒙德的父亲总是从这个梯子上来取些草料，好让马儿晚上有吃的。马棚里的灯笼发出暗淡的光，从地板裂缝中透过来，小戴尔蒙德想他可以从这个梯子爬下去。

梯子正经过老戴尔蒙德呆的马厩里。当小戴尔蒙德正沿着梯子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走这条路没有用，马棚的门已被锁上了。就在这时，那匹马的大脑袋从马厩里抬起来，凑近跟前来让他摸摸耳朵。虽然小戴尔蒙德穿着睡衣，马儿也认出了他。小戴尔蒙德轻轻地拍拍它，又摸了摸它的脖子，还亲亲它，又从马槽里拿了几绺稻草，喂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时，小戴尔蒙德忽然记起，北风女士还在院子里等着他呢。“晚安。”小戴尔蒙德说着又爬上梯子，走到阁楼的那一边，摸着楼梯下到了门口。他走出门，来到院子里时，连一个人影都没看见。

事情总是这样的，你认为有人等你却发现没有人时，你会觉得非常懊恼，尤其是小孩子就更是这样。特别是在晚上，当他们半夜醒来时，发现周围没有人时总是会大哭。这次使小戴尔蒙德特别的失望，因为刚才的愉快曾使他激动不已。北风的脸庞是那样的神圣，要是跟那样一位女士做朋友该多好，她的头发是那么的美，比老戴尔蒙德的尾巴还要长 20 倍，她走了，小戴尔蒙德光着脚站在铺有石子的地上。

天空非常晴朗，星光闪烁。尤其是猎户座的那位猎人腰带长

矛格外耀眼。月亮却只是个月牙儿。天空中只有一块大大的,形状不规则的乌云。云的一面像陡峭的悬崖,月亮就靠在这一面,像是刚从悬崖摔下来只剩个牙儿。月亮看起来在发抖,因为它看见下边等待它的是个深深的陷阱,至少小戴尔蒙德站在那看它时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大错特错了,月亮根本就不害怕,它将要滑下的地方不是陷阱,而是广袤无垠的天空。小戴尔蒙德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这么晚出来过,在他眼里周围的事物是那么的奇怪,就像是来到一个仙境,他好像从中了解了许多,因为他妈妈没有钱给他买书看……只是有时,你知道,我似曾看到,这个世界像仙境一般奇妙,我承认我没见过仙境,我曾几次想看到它,如果你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多风的夜晚穿着睡衣,迎着北风出去寻找仙境的话,你就会觉得小戴尔蒙德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奇怪。他没有看到北风女士,非常失望,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儿。对我来说我不关心人们是否哭,也不介意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哭,怎样哭,是像淑女与绅士那样掩面而泣,还是像残暴的皇帝或是坏脾气的公鸡哭时发出尖叫声,因为所有的暴君都不是绅士,所有的公鸡也都不是淑女,所有的皇后王子也都如普通人一样。

但是不能否认,小声哭泣会对人有益。对小戴尔蒙德来说的确有好处,哭声一止,他又恢复了先前的勇气。

“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怨我!”小戴尔蒙德说,“我敢说她一定是藏在什么地方看我会怎么做,我要去找她。”

他在马棚和厨房之间的空地上徘徊了一阵,当他清楚地看过了马棚的那几处藏身之地后,一阵刺骨的寒风吹向他那小胸膛和裸露在外的小腿上。他继续向前走,仍然要看看厨房里是否有人。当他来到拐角处的那几棵柳树下时,风吹得更猛,他再也承受不住了,天极冷。天上的星星发着清冷的寒光。他忽然想起来,北风女士曾说过,人们觉得冷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地 and 北风在一起,也许就是在那么一瞬间,小戴尔蒙德晓得了她话中的含义。我觉得,世